



另一个世界

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

爱新觉罗·蔚然 著 曾 勋 点评



中国致公出版社



另一个世界

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

爱新觉罗·蔚然 著 曾 励 点评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爱新觉罗·蔚然著。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45-0452-1

I . ①另… II . ①爱… III . ①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 ①D4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202号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 爱新觉罗·蔚然 著

出版人：刘伟见

责任编辑：连凌云

潘柳西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北里甲2号 邮编 100191

电 话：010-82259658（总编室） 62082811（编辑部）
010-66168543（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4.2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这是一本书，也是一扇门

——序《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选取了爱新觉罗·蔚然《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一书中的 40 篇札记。《粮民》是蔚然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的帮扶“万村行”的考察实录，作者骑车数万公里，走访上千户，记下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的记录照片，堪称一部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文本和贫困人口的全景生存实录。

选取的 40 篇札记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特别适合现在的青少年阅读。该书分为“饥饿的记忆”、“哭泣的童年”、“遗忘的承诺”三辑，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书中写到的情景对于城市孩子来说太过陌生，甚至对于大多数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不是因为我们富裕了，而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他们——处在这个国家神经末梢的人群。所以，我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不管你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成人还是孩子，这本书都会传递一个关于贫穷与苦难的信息，促使我们反思眼前的生活。

“饥饿的记忆”现在已经淡出了青少年的脑海。在爆炸的消费时代，人们被各种琳琅满目的美食异化，味蕾逐渐迟钝，孩子在大人的娇惯下形成了民族性的厌食行为。其结果是，各种孩子开胃药和补品在电视上大行其道，而在离我们不远的农村，孩子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捡食掉在泥土地上的面条、吃猫吃剩下的残羹冷炙。这不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画面，更是民族记忆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时任国家统计局及国家计委领导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 1959 年 6 月反思“大跃进”时，精辟

地分析了农民缺粮的原因：“去年农民多吃了约 350 亿斤，城市多销了约 100 亿斤，多留种子约 200 亿斤，因此今春农民吃粮供应比较往年更加紧张。”也就是说，强制性的公共食堂制度和国家粮食高征购，是人民缺粮的主要的原因。到了现代，虽然农业科技不断发展，世界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但小规模的饥荒仍然像一个不死的恶魔跟着人类的头颅。

中国的农村幅员辽阔，再加上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每年总有一部分人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中国现代性的饥饿问题，从大规模的饥荒转换成了农村儿童的营养不良，饥荒现象是地缘政治的产物，营养不良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贫穷。追究贫困的根本原因，恐怕又要回到“饥荒”这里，因为孕育“饥荒”与“营养不良”的母体是同一个，它们是一胎双生的同胞兄弟。于是乎，蔚然的文字不仅仅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的苦行日记，更是普通公民写给国家的警世良言，它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重新回忆起饥饿的味道，更加珍惜手中的面包。

“哭泣的童年”，他们并没有哭泣，他们默默无闻地乞讨、做童工、卖花、放牛，过着苦涩的日子，但他们坚强地活着，没有像一些城市孩子那样为了得到一个洋娃娃哭泣一整天。他们又在哭泣，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听见了，哭得那么凄厉那么悲伤。这形而上的哭泣声穿过历史幽暗的隧道传到我们的耳际，比有声有色的哭泣更加让人心惊胆战。他们的泪滴在了草尖，滴在了大地母亲的胸口上，滴在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心里。我们几岁大的时候，老师就开始教育我们要助人为乐，可我们总是找借口逃避宏大的社会问题，活得像一头快乐的猪。正如犹太文学大师卡夫卡所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却有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不要笑得太响，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同样，每个人只有一张脸，却有两只眼睛，一只看阳光面，一只看阴暗面，不要故意捂住哪只眼睛，否则会使你片面看世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也需看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孩子——这个被视为“未来”的代名词理所当然成为了当今社

会的焦点。

谁剥夺了他们的童年？蔚然没有在书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像一个睿智的领路人，把我们带到这片荒凉的迷宫中，让读者在其中独自感受、摸索。一种绝望油然而生，出路在哪里？当我们开始警惕生活中的危机时，出路已经若隐若现，当我们从手头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时，出路的大门已经缓缓敞开。

“遗忘的承诺”，对农民的承诺正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用露水洗脸的老奶奶、为了儿子上大学出卖身体的农村妇女，她们正等着某些权利一一兑现的那一天，正如蔚然所言，她们“从门里向村里望着，从村口向村外望着，从内心向全社会望着，望着、望着、望着那国民待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种着公有化的土地，结果是三个和尚没水吃，饿死了很多。后来国家按人头平均承包给农民，农民每年向国家交公粮，这样农民心里又想“今年把庄稼种好点，明年就可以多挣点钱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迅速实现工业化战略主导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二元制的治理结构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户籍制度等因素尚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总之，蔚然给城里的孩子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经历过苦难和磨难的人，更应该读读这本书，这是一本关于孩子、童年与未来的书，它带给人的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震撼，远远超过了课堂上所能学到的东西。这是一本书，也是一扇门。

贺雄飞

2012年9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辑 饥饿的记忆 001

我随男主人去农户家走访回来，正准备进厨房把行李取出
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寨，就在我将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正好
看见女主人把两块猫啃剩下的脏面包分给两个小孩子吃，小孩
子吃得是那么香。当我从木板缝隙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就像刀
绞一般疼痛，我赶紧扭过头把视线移开。

捡食掉在泥土地上面条的小学生	003
四个月吃了一次我剩的菜，把孩子乐坏了	006
孩子吃掉猫啃剩下的面包	011
民工的子女也需要爱，可无奈的父亲给不了	016
阿莲一家全年食用油就是五斤猪板油	023
连喝过了米粥的碗，都没能舔上	025
贰分钱一条命	027
一块月饼，无数滴眼泪	031
五岁半的梅梅	034
一枚梨核砸碎了三颗心，砸开了一扇门	037
“狗娘养的”	039

第二辑 哭泣的童年 043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明亮，他能帮残疾爸爸做好多事情，如从行囊里麻利地取出喷绘制作成的“乞求书”，取出他爸爸的残疾证、身份证等。孩子总是孩子，当没有路人经过时他还会撒娇，坐在爸爸的怀里享受父爱与亲情，这时的他又好像回到了一个幼儿该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天地里，早已忘记了他一个上午举着大盒子乞讨的事情。

八岁孩子，成了四口之家的主要依靠	045
可怜的孩子们	048
是什么使农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053
是什么让留守儿童沦为农业童工	058
怎样才能帮助你	063
无钱看病读书的农村孤儿该由谁来管	068
童言无忌，折射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073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	078
“乞二代”说：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082
泸沽湖畔美丽的少女为何悲恸与绝望	087
致富路上无人扫墓	091
不管白“球”黑“球”都是英雄的“球”	095
山娃盼过年	098
一束康乃馨与两个卖花姑娘	102
弃婴三妹	104

第三辑 遗忘的承诺 109

当我们走访到老人家时，老人只有一声一声地叹息，长期

被贫困折磨的愁容一圈圈镂刻在脸颊上，深深的皱纹已经让人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当老人说道自己这辈子没有一天活得快乐时，她说自己才过六十。听后，我的心就像被刺骨的寒风席卷，让人一阵阵心酸与心寒。

只因一家考了三个大学生	111
贷款读大学是奔向前程还是掉进陷阱	115
老妈妈期盼儿女回家过年	118
是命运不好还是制度不公	124
唧唧复唧唧，只闻织布声	128
即将毕业的农村大学生，被重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131
牵手，在大山深处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支撑	136
“挣”学费上大学只为能教他们	141
老奶奶用露水洗脸	148
农村基础教育让孩子喝下一瓢冷水	154
老迈进城	158
锁定阳光的覃妈妈	160
路灯下夜读的少女	164
为了儿子的学费“出租”了自己	167
读《粮民》作对比，知幸福知珍惜（代跋）	171
附 录	178
新农村建设民情日记	178
农村人，你为什么要读书	208
滴在草尖上的泪	214

第一辑 饥饿的记忆

我随男主人去农户家走访回来，正准备进厨房把行李取出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寨，就在我将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正好看见女主人把两块猫啃剩下的脏面包分给两个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得是那么香。当我从木板缝隙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就像刀绞一般疼痛，我赶紧扭过头把视线移开。

捡食掉在泥土地上面条的小学生

中午我到了卓科村，这个村子的土地 90% 在一面阳坡上，庄稼完全依靠自然降雨决定收成。今年因前半年干旱少雨，春小麦大面积减产，收回种子、肥料钱都很困难。我到这里时正是收割的时候，低矮稀疏的小麦，用镰刀割时都没有手抓的地方，农民只好用手连根拔起。

鲁家是一个五口人的土族农户，他们脸上看不出快乐，唯有一个上小学的孙子还略有稚气。两位老人都已是 70 岁，老大爷因长期贫血引起多种并发症无钱医治，早已失去劳动能力，全家农活重担全部由老大妈一人承担。同时老大妈还要做家务、照顾老伴和孙子的衣食。老大妈的视力也非常差，看两米外的人和物基本都是模糊的，在光线暗时她只能摸索着做事。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大儿子 30 多岁生有一子，儿媳因家庭生活过度贫困，在六年前离婚弃子而去。老人的小儿子在外打工几年未归，至今音讯全无。

午饭老大妈特意为我做了面条，这是青海高原山区农村招待客人最好的礼遇。已上三年级的孙子很是懂事，他跑前跑后地帮奶奶烧火、提水、抱柴火，他言语不多，看见我时只是笑一笑。老大妈做好饭后，小孙子先给我和他爷爷各端上一碗面条，他自己和奶奶一直等到我们吃好后才吃。就在他和奶奶吃的时候，可能是由于我这个陌生人的缘故，小孩子有些紧张或者害羞，不慎把一根面条掉到了地上，房间全部是泥土墙泥土地面，可小孩不假思索地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面条直接放在了嘴里。

我看到这一幕先是一惊，随之就一股酸楚猛地涌上心头。我为了掩饰快要流出的眼泪，仰头看了半天房顶。可这时小孩子却什么异样都没有，继续吃他的饭，吃得依然是那么的香。老大妈还有慢性胃病，吃面



条不好消化，所以吃的是馍馍。老人用双手捧着馍馍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生怕馍馍掉下渣来，不时还腾出一只手把馍馍碎屑吸食干净。一碗煮过面条的面汤和馍馍就是她的午饭，可老人吃得也是那么津津有味。

看到从小孩到老人对食物那样的珍惜，我除了心酸，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说了。我默默地自问，为什么？为什么种粮食的他们依然是这样粗茶淡饭？就这样的粗劣的食物他们还那么珍惜？

一个年仅八九岁的小孩和一位年迈老人对食物尚且如此珍惜，那些在各种宴会、酒桌上经常以挥霍、浪费食物谓之潇洒、谓之豪爽者们，不觉得是在犯罪吗？至少在道德上不觉得这是罪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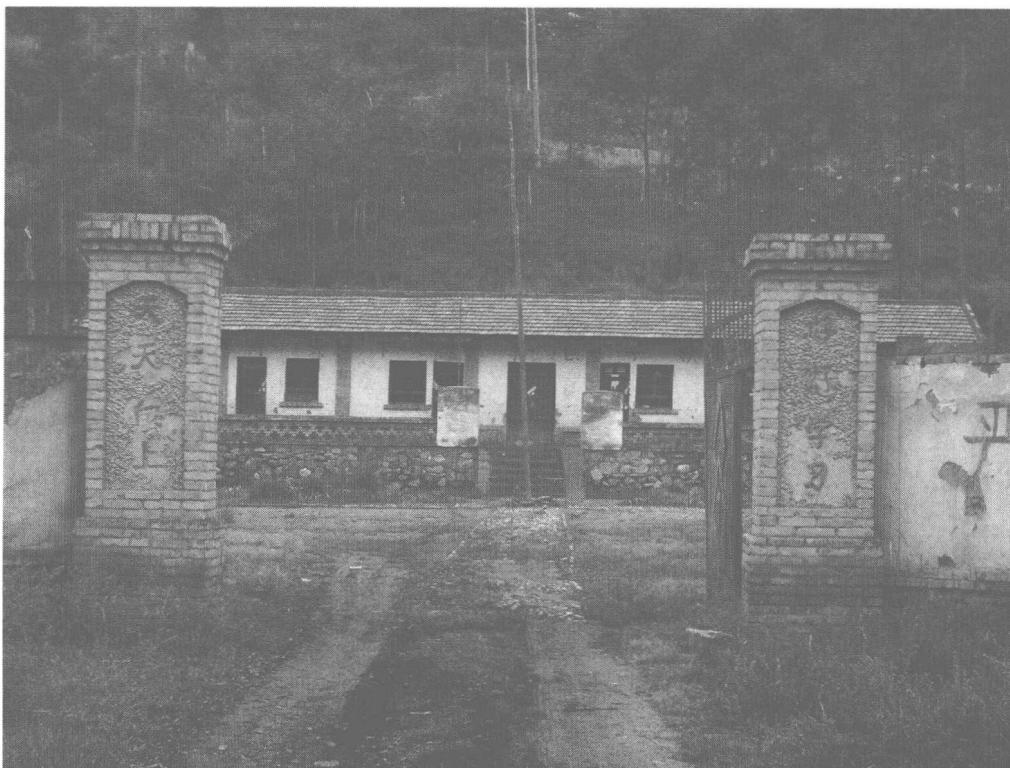
也许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些人在说到农村生活境况时还会调侃说：“粗茶淡饭，那是健康食品。”在此我要对那些以调侃语气说话的人说：“请不要忘了，你们那是肠肥肚满后的闲情逸致，而这些农民在整日体力劳作后，只能以这些粗茶淡饭来维持他们生命所需的热量的最低线。”

附带提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报告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营养不良人群的绝对数字是增加，中国营养不良人口估计在1.5亿。

——于2006年8月25日

评述：鲁家的小孩捡起了一根掉在地上的脏面条，而又有多少人把良心仍在了地上。饥荒的民族记忆太深刻，突然“富裕”起来的国人迷失在物欲的森林中，迫不及待地表演着这颗星球上最大规模的悲剧，剧名叫《浪费》。四川某高校的一群大学生曾拿着摄像机、数码相机，耗时一个多星期转遍了学校的4个食堂，真实地记录下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同学浪费粮食的镜头。在象牙塔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们况且如此，更不用说腰包鼓起来的暴发户们。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千年来，仪式性的浪费凝结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延续下来。浪费被那些精神空虚的人看做是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行为。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说，“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之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之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下，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来证明



他们的优越感的。”当浪费异化为了一种权力，说明社会精神内核仍旧由“野蛮人”精神主导着。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节俭是你一生中食用不完的筵席。”当我们爱上了节俭的“美筵”，才配得上“文明人”的身份。

四个月吃了一次我剩的菜，把孩子乐坏了

杨家为了好好招待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就让儿子去另一个比较大的松多村买些肉。我知道后就一起去了。我和这位今年刚考上的大学生，步行着去了松多村。我们边走边聊，大约一个小时后，到了松多村，这个村子人口比较多，条件相对花园村也要好些，耕种的土地大多集中在高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盆地里。后山是一个国有原始森林，夏天可以上山采收野生菌，开春五月左右，还可上山采掘冬虫夏草等，经济条件略微要好一点。居住的人口以藏族为主，村民也有一小部分从事牧业。

在松多村一家食品杂货店，我帮杨家买了10斤猪肉，同时给他家买了一块砖茶（那里人都是喝这种茶）。我们回到杨家后，他们儿子把我出钱买东西的事告诉了妈妈，他妈妈一再埋怨我：“你大老远能来到我们这山沟里，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我让孩子去买点肉，怎么能让你出钱啊？”

偏远的村庄，质朴的人家，质朴如这里没有污染的泥土般的心灵，语言质朴得没有半点华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感动的是在贫苦中的他们依然那么朴实本色。

前隆村分两个自然村，两个自然村一前山、一后山，相距约五六公里。前山的村以汉族、土族为主，后山坳中的村子是一个藏族村落。我早晨从花园村出发，沿着河边沙石道向下游走了大约10公里路程，开始爬高山。村民已经开始在地里收割小麦、燕麦和青稞。我问过地里的农民后，



顺着崎岖的山路继续上山，农民说离前隆村最少还要走四个小时才能到，他们叫我歇会儿喝点水再走，我边走边和他们说：“那么远我还是加紧赶路吧，回头找你喝水。”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爬到一个坡顶，但还是没有看到村子，村子还在山坡的背面。我只有走下一个深深的峡谷底，又向上爬到对面高坡。上到半坡看见一个放牧的小孩子，就向他打听前隆村还有多远？那孩子说：“我就是前隆村的，我要回村里去，你和我一起走吧。叔叔，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乡里来的？”我走上前去和他并肩走，摸了摸小孩的头问他：“我不是乡里的，我是去你们那里看看你们生活得好不好。我听乡里干部说你们这里很穷，是吗？”小孩子没有回答，他低下头默默地向前走着。我以为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依然是低着头，只管走路。但我发现他很细心，略微偏我前边一点点，可时不时地还轻微回头看一下我。我也就没有再问他什么，只是紧跟着他向村里走去。快到村子时，他向坡下指了下说：“那就是我家，

你去我家喝点水吧，我爷爷在家。”我就答应了和他一起下坡进了一个土围子的院落。

这个孩子姓牛，他们有兄弟两个。哥哥去年初中毕业去了西宁打工，他今年刚读初一。小孩子给我从屋子里端出一杯开水，他对爷爷用地方方言说了几句，他爷爷就微笑着急忙让我说：“进屋炕上坐。”我说就坐外边我们说会儿话。爷爷又急忙四处找板凳给我坐，我尽快接过了老人吃力地搬来的凳子。但爷爷听不懂我说话，孙子就代替爷爷向我说：“我爷爷今年83岁了。我不认识我妈妈，因为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离家出走了。我爸爸也在西宁，可不是打工，是在要饭。他要饭不是他喜欢要饭。他在我刚上小学时就伤了一条腿，在西宁的建筑工地上受伤的，一条腿没了，残废了。他在家里又不能干农活了，还要吃饭，我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种地养活我和哥哥，还要卖些粮食给我们交学费。我爹

